

第三編上 近世婦女文學（宋遼）

第一章 宋之宮廷文學

婦女文學至宋愈衰。卽宮廷文學亦不及前代之盛。太宗廣慧夫人號稱有文才。今僅傳迴文一記。英宗高后歷神宗哲宗二朝。晚臨朝政。登用司馬光。呂公著。文彥博諸人。時稱爲女中堯舜。史雖載其一二詔令。大抵出於詞臣。惟南渡後。寧宗楊后聰慧博學。作宮詞五十首。亦花藥之亞也。茲選存十餘首如下。

宮詞

瑞日瞳曨散曉紅。乾元萬國珮丁東。紫宸北使班纔退。百辟同趨德壽宮。
元宵時雨賞宮梅。恭請光堯壽聖來。醉裏君王扶上輦。鑾輿半仗點燈回。
柳枝挾雨握新綠。桃蕊含風破小紅。天上春光偏得早。嵯峨宮殿五雲中。
曉窗生白已鶯啼。啼在宮花第幾枝。煙斷獸爐香未絕。曲房朱戶夢回時。
一簾小雨卻春寒。禁籞深沉白晝閒。滿地落花紅不掃。黃鸝枝上語綿蠻。
上林花木正芳菲。內裏爭傳御製詞。春賦新翻入宮調。美人羣唱捧瑤卮。
海棠花裏奏琵琶。沉碧池邊醉九霞。禁籞融融春日靜。五雲深護帝王家。
後院深沉景物幽。奇花名竹弄春柔。翠華經歲無遊幸。多少亭臺廢不修。

天中聖節禮非常。躬率羣臣上壽觴。天子捧盤仍再拜。侍中宣達近龍牀。
繞堤翠柳忘憂草。夾岸紅葵安石榴。御水一溝清徹底。晚涼時泛小龍舟。
宮殿鉤簾看水晶。時當三伏熾炎蒸。翰林學士知誰直。今日傳宣與賜冰。
雲影低涵柏子池。秋聲輕度萬年枝。要知玉宇涼多少。正在觀書乙夜時。
瑣窗宮漏滴銅壺。午夢驚回落井梧。風遞樂聲來玉宇。日移花影上金鋪。
涼秋結束鬪炎新。宣入球場尙未明。一朶紅雲黃蓋底。千官下馬起居身。
秋高風動角弓鳴。臂健常嫌斗力輕。玉陛纔傳看御箭。中心雙中謝恩聲。
宮槐映日翠陰濃。薄暑應難到九重。節近賜衣爭試巧。彩絲新樣起盤龍。
一朶榴花插鬢鴉。君王長得笑時誇。內家衫子新番出。淺色新裁艾虎紗。
簾幙深深四面垂。清和天氣漏聲遲。宮中閣裏催縷繭。要趁親蠶作五絲。
小樣盤龍集翠裘。金羈緩控五花驃。繡旗開處鈞天奏。御棒先過第一籌。
又汴梁宮人姓陶名九成。亦有宮詞十五首并錄之。

宮詞

一入深宮裏。經今十五年。長因批帖子。呼出御牀前。
歲歲逢元夜。金蛾鬧簇巾。見人心自怯。終是女兒身。

殿前輪直罷。偷去賭金釵。怕見黃昏月。慙慙上玉階。
翠翹朱半背。小殿夜藏鈎。驕地羊車至。低頭笑不休。
內府頒金帛。教酬賀節盤。御宮新有旨。先與問孤寒。
人間多棗栗。不到九重天。長被黃衫吏。花攤月賜錢。
仁聖生辰節。君王進玉卮。壽棚兼壽酒。留待北還時。
邊奏行臺急。東華夜啟封。內人推步輦。不候景陽鐘。
畫燭雙雙引。珠簾一一開。輦前齊下拜。歡飲辟寒杯。
聖躬香閣內。只道下朝遲。扶杖嬌無力。紅綃貼玉肌。
今日天顏喜。東朝內閣開。外邊農事動。詔遣教坊回。
駕前雙白鶴。日日候朝回。自送鸞輿去。經年更不來。
別殿宮刀響。倉皇接鄭王。尙愁宮正怒。含淚強添妝。
一向傳宣喚。誰知不復還。來時舊鍼線。記得在窗間。
北去遷河漠。誠心畏從行。不知當日死。頭白苦爲生。

宋之舊宮人流落。或改適士人。或爲女冠。見宋遺民詩歌。就中與汪水雲唱和者尤多。金德淑者。宋宮人。入元歸章丘李嘉謨。金姬別傳曰。李嘉謨至元都。月夜獨歌曰。萬里倦行役。秋

來瘦幾分。因看河北月。忽憶海東雲。夜靜聞鄰婦有倚樓泣者。明日訪其家。則宋舊宮人金德淑也。因過叩之。德淑曰。客非昨夜悲歌人乎。此亡宋昭儀黃惠清寄汪水雲詩。因言吾輩當日皆有詩贈水雲。乃自舉所作望江南詞。歌畢泣下。其望江南詞贈汪水雲曰。

春睡起。積雪滿燕山。萬里長城橫縞帶。六街燈火已闌珊。人在玉樓間。

又有王清惠。亦宋昭儀入元爲女道士。號沖虛。疑與贈水雲詩之黃惠清是一人。而傳聞異辭也。王清惠有題驛壁滿江紅詞曰。

太液芙蓉。渾不是舊時顏色。曾記得承恩雨露。玉樓金闕。名播蘭簪妃后裏。暈潮蓮臉君王側。忽一朝鼙鼓揭天來。繁華歇。

龍虎散。風雲滅。千古恨憑誰說。對山河百二。淚沾襟血。驛館夜驚塵土。夢宮車曉碾關山月。願嫦娥相顧肯從容。隨圓缺。

第二章 李易安

第一節 李易安事略

宋婦女文學。李易安最爲傑出。兼擅詩文各體。而尤長於詞。惜其集不傳。今僅傳漱玉詞一卷耳。宋史李格非傳曰。女清照。詩文尤有稱於時。嫁趙挺之之子明誠。自號易安居士。俞理初易安居士事輯曰。易安居士李清照。宋濟南人。父格非。母王狀元拱辰孫女。並工文章。居

歷城城西南之柳絮泉上。易安幼有才藻。元符二年。年十八。適太學生諸城趙明誠。明誠父挺。之時爲吏部侍郎。格非。爲禮部員外郎。明誠幼夢誦一書。曰言與司合。安上已脫芝芙蓉。拔挺之。曰此離合字詞女之夫也。此出鄭嬪記。至於易安嫁明誠後。其事蹟略具金石錄後序及自序甚詳。偶有複文。茲並錄之。易安金石錄後序曰。

予以建中辛巳歸趙氏。時丞相作吏部侍郎。家素貧儉。德甫在太學。每朔望謁告出質衣取半千錢步入相國寺。市碑文果實。歸相對展玩咀嚼。後二年從官便有窮盡天下古文奇字之志。傳寫未見書。買名人書畫古奇器。有持徐熙牡丹圖求錢二十萬。留信宿。計無所得。捲還之。夫婦相向惋悵者數日。及連守兩郡。竭俸入以事鉛槧。每獲一書。卽日勘校裝緝。得名畫彝器。亦摩玩舒卷。摘指疵病。盡一燭爲率。故紙札精緻。字畫全整。冠於諸家。每飯罷坐歸來堂烹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書某卷第幾葉第幾行。以中否勝負爲飲茶先後。中則舉。否則大笑。或至茶覆懷中。不得而起。凡書史百家字不刊缺。本不誤者輒市之。儲作副本。靖康丙午。德甫守淄川。聞虜犯京師。盈箱溢篋。戀戀悵悵。知其必不爲已物。建炎丁未。奔太夫人喪南來。旣長物不能盡載。乃先去書之印本重大者。畫之多幅者。器之無款識者。已又去書之監本者。畫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所載尙十五。連艤渡淮江。其青州故第所鎖十間屋。期以明年具舟載之。又化爲燐燐。己酉歲六月。德甫駐家池。

陽獨赴行都。自岸上望舟中告別。予意甚惡。呼曰。如傳聞城中緩急。奈何。遂應曰。從衆。不得已先棄輜重。次衣衾。次書冊。次卷軸。次古器。獨宗器者可自負抱與身俱存亡。勿忘之。徑馳馬去。秋八月。德甫以病不起。時六宮往江西。予遣二吏部所存書二萬卷。金石刻二千本。先往洪州。至冬虜陷洪。遂盡委棄。所謂連艤渡江者。又散爲雲煙矣。獨餘輕小卷軸。寫本李杜韓柳集。世說鹽鐵論。石刻數十副。軸。鼎彝十數。及南唐書數篋。偶在臥內。歸然獨存。上江既不可往。乃之台溫之衢之越之杭。寄物於嵊縣。庚戌春官收叛卒悉取去。入故李將軍家。歸然者十失五六。猶有五七簏。挈家寓越城。一夕爲盜穴壁負五簏去。盡爲吳說運使賤價得之。僅存不成部帙。殘書策數種。忽閱此書。如見故人。因憶德甫在東萊靜治堂。裝標初就。芸籤縹帶束十卷作一帙。日校二卷。跋一卷。此二千卷有題跋者五百二卷耳。今手澤如新。墓木已拱。乃知有必有無。有聚必有散。亦理之常。又胡足道。所以區區記其終始者。亦欲爲後世好古博雅者之戒云。

易安又自序遭變本末甚悉。與前篇文有詳略。茲並錄之。其辭曰。

靖康丙午歲。侯守淄川。聞金人犯京師。四顧茫然。書畫溢箱篋。且戀戀。且悵悵。知必不爲己物矣。建炎丁未春三月。奔太夫人喪南來。旣長物不能盡載。乃先去書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畫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無款識者。後又去書之有監板者。畫之平常者。器之重大

者。凡屢減去尙載書十五車。至東海連艤渡淮。至建康時。青州故第尙鎖書冊什物用屋十餘間。期明年春具舟載之。十二月金人陷青州。遂爲灰燼。戊申九月。俟起復知建康。己酉三月罷。具舟上蕪湖入姑孰。將卜居於贛水上。五月至池陽。被旨知湖州。過闕上殿。遂住家泡陽。獨赴召。六月十三日負擔舍舟坐岸上。葛衣岸巾。精神如虎。目光爛爛射人。望舟中告別。余意甚惡。呼曰。忽傳聞城中緩急奈何。戟手遙應曰。從衆。必不得已先去輜重。次衣服。次書冊卷軸。次古器。獨所謂宗器者。自抱負與身存亡勿忘也。遂馳馬去。途中奔馳冒大暑。感疾至行在病。七月末書報臥病。余驚怛念侯性素急。奈何病。或熱必服寒藥。疾可憂。遂解舟下。一日夜行三百里。比至果大服茈胡黃芩。瘧且痢。病危在膏肓。余悲泣倉皇不忍問後事。八月十八日遂不起。取筆作詩絕筆而逝。殊無分香賣履之態。葬畢。余無所之。時朝廷已分遣六宮。及傳江當禁渡。猶有書二萬餘卷。金石刻二千卷。器皿。裯褥可符百客。他長物稱是。余又大病僅存。喘息事勢日迫。念侯有妹婿任兵部侍郎。從衛在洪州。遂遣二故吏先部送行李往投。十二月金人陷洪州。遂盡委棄。獨余少輕小。卷軸書帖寫本。李杜韓柳集。世說鹽鐵論。漢唐石刻副本數十軸。三代鼎彝十數事。又唐寫本書十數冊。偶病中把玩在臥內者。獨存上江。既不可往。又虜勢叵測。有弟近任敕局刪定官。遂往依之。到台。台守已遁。出。陸棄衣被走黃巖。雇舟入海。奔行朝。時駐蹕章

安從卸舟之溫。又之越。庚戌十二月放散百官。遂之衢。紹興辛亥三月復赴越。壬子又赴杭。先俟病亟。時有張飛卿學士攜玉壺過示。俟復攜去。其實珉也。不知何人傳道妄言。有頌金之語。或言有密論列者。余大惶怖不敢言。亦不敢遂已。盡將家中所有銅器等物。欲赴外廷投進。到越已幸四明。不敢留家中。並寫本書寄刻。後官軍收叛卒取去。聞盡入李將軍家。惟有書畫硯墨六七簏。常在臥榻下。手自開合。在會稽卜居土民鍾氏宅。忽一夕穿壁負五簏去。余悲痛不欲活。立重賞收贖。後二日鄰人鍾復皓出十八軸求賞。故知其盜不遠。萬計求之。其餘遂半不可出。今盡爲吳說。運使賤價得之所餘一二殘零。不成部帙。書冊三數種。平平書帖。猶復愛惜如護頭目。何愚也耶。今開此書。如見故人。因憶侯在東萊靜治堂。裝卷初就。芸籤縹帶。束十卷作一帙。每日晚更散。輒校勘二卷。題跋一卷。此二千卷有題跋者五百二卷耳。今手澤如新。而墓木已拱。悲夫。昔蕭繹江陵陷沒。不惜國亡。而毀裂書畫。楊廣江都傾覆。不悲身死。而復取圖書。豈以性之所著。生死不能忘歟。或者天意以其菲薄。不足以享此尤物耶。抑死者有知。猶斤斤愛惜。不宜留人間耶。何得之難而失之易也。噫。余自少陸機作賦之二年。至過蘧瑗知非之兩歲。三十四年之間。憂患得失。何其多也。然有有必有無。有得必有失。乃理之常。人亡弓。人得之。又何足道。所以區區記此者。亦欲爲後世博雅好古者之戒云爾。

易安生平。就其文中所自述者。大略具矣。而雲麓漫抄。及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謂易安於明誠卒後。再嫁張汝舟。後結訟。又詔離之。有文案。漫抄並載易安謝墓崇禮啟。蓋好事者點竄原詞。以實其事。愈理初爲辨誣甚詳。蓋易安晚年。殆依弟述老於金華。未嘗有改適之事也。後人集其所著爲文七卷。詞六卷。行於世。見宋史藝文志。今所傳惟詞略多。原集則久佚矣。其金石錄後序稿。在王厚之家。洪邁見之。述其大概於容齋四筆。朱子稱本朝婦人能文章者。曾相布妻魏。及李易安二人而已。易安能詩詞文四六。又能畫。宋濂集謂陳查良藏有易安畫琵琶行圖。太平清話謂莫廷韓買得易安畫墨竹一幅。亦見易安不僅能詩詞。且多能藝事。其天才爲不可及矣。

第二節 李易安與詞學

婦人之爲詞者。唐以來有之。而隋侯夫人之看梅曲。或以爲亦詞之濫觴也。其詞曰。

砌雪無消日。捲簾時自顰。庭梅對我有憐意。先露枝頭一點春。

唐人爲詞。蓋緣樂府之變。晚唐五季爲盛。而婦人無名家。楊貴妃之阿那曲。柳氏之楊柳枝。
已見前皆詞之別體。又王麗真女郎。字字雙曲。曰牀頭錦衾斑復斑。架上朱衣殷復殷。空庭明

月。閑復閑。夜長路遠山復山。此特詩之流耳。耿玉真亦唐末女子。乃有菩薩蠻詞曰。

玉京人去秋蕭索。畫簷鶴起梧桐落。欹枕悄無言。月和殘夢圓。背燈唯暗泣。甚處砧聲

急眉黛遠山攢芭蕉生暮寒。

五代時閩嗣主王廷鈞之后陳氏名金鳳有樂遊曲曰

龍舟搖曳東復東采蓮湖上紅更紅波淡淡水溶溶奴_{二四}荷花路不通。

蓋唐五代之際婦人爲詞者少宋時間有作者在易安前婦人詞傳者率不過一二闋至易安獨蔚爲大家睥睨前世嘗爲詞論曰

唐開元天寶間李八郎者能歌擅天下時新及第進士開宴曲江榜中一名士先召李使易服隱姓名衣冠故敝精神慘沮與之宴所曰表弟願與坐末衆皆不顧旣酒行樂作歌者進以曹元念爲冠歌罷衆皆嗟咨稱賞名士忽指李曰請表弟歌衆皆哂或有怒者及轉喉發聲一曲衆皆泣下起曰此必李八郎也自後鄭衛聲熾流靡頗變有菩薩蠻春光好莎雞子更漏子浣溪沙夢江南漁父等詞不可徧舉五代時江南李氏獨尙文雅有小樓吹徹玉笙寒之句及吹皺一池春水語雖甚奇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也本朝柳屯田永變舊聲作新聲出樂章集大得聲稱於世雖協音律而詞語塵下又有張子野宋子京兄弟沈唐元絳晁次膺輩繼出雖時時有妙語而破碎何足名家至晏丞相歐陽永叔蘇子瞻學際天人作爲小歌詞直如酌蠡水於大海然皆句讀不葺之詩耳又往往不協音律蓋詩文分平側而歌詞分五音又分五聲又分六律又分清濁輕重且如近世所謂聲

聲慢。雨中花喜遷鶯既押平聲。又押入聲。玉樓春平聲又押上去聲。又押入聲。其本押側韻者。如本上聲協押入聲則不可通矣。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漢。若作小歌詞。則人必絕倒不可讀也。乃知詞別是一家。知之者少。後晏叔原賀方回秦少游專主情致。而少故實。譬如貧家美女。雖極妍麗。豐逸而終乏富貴態。黃卽尙故實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價自減半矣。

右見漁隱叢話。蓋易安深明音律。譏彈前輩既中其病。而詞亦日益工矣。

易安與明誠結縭未久。明誠出游。易安意殊不忍。別書一翦梅詞於錦帕送之曰。
紅藕香殘玉簟秋。輕解羅裳。獨上蘭舟。雲中誰寄錦書來。雁字回時。月滿西樓。花自飄零水自流。一種相思。兩處閑愁。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卻上心頭。

又嘗以重陽醉花陰詞函致明誠。明誠思勝之。一切謝客廢寢忘食者三日夜。得五十餘闋。雜易安作以示友人陸德夫。德夫玩誦再三。曰有三句乃絕佳。明誠詰之。曰莫道不消魂。簾卷西風人比黃花瘦。政易安作也。其全篇曰。

薄霧濃雲愁永晝。瑞腦銷金獸。佳節又重陽。玉枕紗厨半夜涼初透。東籬把酒黃昏後。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銷魂。簾卷西風人比黃花瘦。

張正夫曰。易安元宵永遇樂詞云。落日鎔金暮雲合璧。已自工緻。至於染柳煙輕吹梅笛怨。

春意知幾許。氣象更好。後疊云。於今憔悴風鬟霜鬢。怕向花間重去。(二語與今本異。見下)皆以尋常語度入音律。鍊句精巧。則易平淡。入調者難。且秋詞聲聲慢。此乃公孫大娘舞劍手。本朝非無能詞之士。未曾有一下十四疊字者。後疊又云。到黃昏。點點滴滴。又使疊字。俱無斧鑿痕。怎生得黑。黑字不許第二人押。婦人有此奇筆。殆間氣也。

永遇樂

落日鎔金。暮雲合璧。人在何處。染柳煙濃。吹梅笛怨。春意知幾許。元宵佳節。融和天氣。次第豈無風雨。來相召。香車寶馬。謝他酒朋詩侶。中州盛日。閨門多暇。記得偏重三五。鋪翠冠兒。撲金雪柳。簇帶爭濟楚。如今憔悴。風鬟霧鬢。怕是夜間出去。不如向簾兒底下。聽人笑語。

聲聲慢

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悽悽慘戚戚。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三杯兩盞淡酒。怎敵他晚來風急。雁過也。正傷心。卻是舊時相識。滿地黃花堆積。憔悴損。如今有誰堪摘。守著窗兒。獨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這次第。怎一箇愁字了得。

如夢令

昨夜雨疏風驟。濃睡不消殘酒。試問捲簾人。卻道海棠依舊。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
苔溪漁隱叢話曰。近時婦人能文詞。如李易安。頗多佳句。如云綠肥紅瘦。只此語甚新。黃了
翁曰。一問極有情。答以依舊。答得極澹。跌出知否二句來。而綠肥紅瘦。無限悽惋。卻又妙在
含蓄。短幅中藏無數曲折。自是聖於詞者。

壺中天慢

蕭條庭院。又斜風細雨。重門深閉。籠柳嬌花寒食近。種種惱人天氣。險韵詩成。扶頭酒醒。
別是閒滋味。征鴻過盡。萬千心事難寄。樓上幾日春寒。簾垂四面。玉闌干慵倚。被冷香
清新夢覺。不許愁人不起。清露晨流。新桐初引。多少游春意。日高煙斂。更看今日晴未。
黃叔暘云。前輩稱易安綠肥紅瘦爲佳句。予謂籠柳嬌花語亦甚奇俊。前此未有能道之者。

鳳凰臺上憶吹簫

香冷金猊。被翻紅浪。起來慵自梳頭。任寶匱塵滿。日上簾鈎。生怕離懷別苦。多少事。欲說
還休。新來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休休。這回去也。千萬徧陽關也。則難留念。武陵人遠。
煙鎖秦樓。唯有樓前流水。應念我終日凝眸。凝眸處。從今又添一段新愁。

孤雁兒

并序

世人作梅詞。下筆便俗。予試作一篇。乃知前言不妄耳。

藤牀紙帳朝眠起。說不盡無佳思。沈香煙斷玉爐寒。伴我情懷如水。笛聲三弄。梅心驚破。多少春情意。小風疎雨瀟瀟地。又催下千行淚。吹簫人去玉樓空。腸斷與誰同倚。一枝折得。人間天上。沒箇人堪寄。

武陵春

風住塵香花已盡。日晚倦梳頭。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語淚先流。聞說雙溪春尚好。也擬泛輕舟。只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动許多愁。

浣溪沙二首

淡蕩春光寒食天。玉鑪沈水裏殘煙。夢回山枕隱花鉢。海燕未來人鬪草。紅梅已過柳生綿。黃昏疎雨溼秋千。

前調

髻子傷春懶更梳。晚風庭院落梅初。淡雲來往月疎疏。玉鴨熏爐閒瑞腦。朱櫻斗帳掩流蘇。通犀還解辟寒無。

第三節 李易安之詩

碧雞漫志謂易安自少年兼有詩名。才力華贍。逼近前輩。朱子稱易安詩兩漢本繼紹。新室如贊疣。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不圖婦人有此筆力。然不見全篇。風月堂詩話引其斷句。

如詩情如夜鶴。三遶未能安。少陵也是可憐人。更待明年試春草。清波雜志。謂易安在江寧。日每值天大雪。卽頂笠披蓑。循城遠覽。得句必要賡和。明誠每苦之。蓋易安襟懷超邁。故其詩每有秀逸之氣。惜傳者不多耳。今錄其可見者數章。

易安五言古詩僅傳二章。其曉夢詩尤飄然有仙骨也。

曉夢

曉夢隨疎鐘。飄然躡雲霞。因緣安期生。邂逅萼綠華。秋風正無賴。吹盡玉井花。共看藕如船。同食棗如瓜。翩翩座上客。意妙語亦佳。嘲辭鬪詭辨。活火分新茶。雖非助帝功。其樂莫可涯。人生能如此。何必歸故家。起來歛衣坐。掩耳厭喧譁。心知不可見。念念猶咨嗟。

上韓樞密詩

三年夏六月。天子視朝久。凝旒望南雲。垂衣思北狩。如聞帝若曰。岳牧與羣后。賢寧違半
□。運已過陽九。勿勒燕然銘。勿種金城柳。豈無純孝臣。識此霜雪悲。何必舍羹肉。便可載車脂。土地非所惜。玉帛亦塵泥。誰可當將命。幣重辭益卑。四岳僉曰愈。臣下帝所知。中朝第一人。春官有昌黎。身爲百夫特。行爲萬人師。嘉祐興建中。爲政有皋夔。漢家董王商。唐室重子儀。見時應破膽。將命公所宜。

易安七言古體有四章如下。

和張文潛浯溪中興頌碑詩

五十年功如電埽。華清花柳咸陽草。五坊供奉鬪雞兒。酒肉堆中不知老。胡兵忽自天上來。逆胡亦自姦雄才。勒政樓前走胡馬。珠翠踢盡香塵埃。六師出戰輒披靡。前致荔支馬多死。堯功舜德誠如天。安用區區紀文字。著碑刻銘貞陋哉。乃令神鬼磨山崖。子儀光弼不自猜。天心悔禍人心開。夏爲殷鑿當深戒。簡策汗青今具在。君不見當時張說最多機。雖生已被姚崇賣。

重和前詩

君不見驚人廢興唐天寶。中興碑上今生草。不知負國有奸雄。但說成功尊國老。誰令妃子天上来。號秦衛國皆仙才。苑中羯鼓玉方響。春風不敢生塵埃。姓名誰復知安史。健兒猛將安眠死。去天尺五抱巖峯。峯頭鑿就開元字。時移勢去真可哀。奸人心魄深如崖。西蜀萬里尙能返。南內一閑何時開。可憐孝德如天大。反使將軍稱好在。嗚呼奴輩胡不能道輔國用事張后專。祇能道春葬長安作斤賣。

上胡尚書詩

胡公清德人所難。謀同德協置器安。解衣已道漢恩煖。離詩不怯關山寒。皇天久陰后土溼。雨勢未迴風勢急。車聲鱗鱗馬蕭蕭。壯士懷夫俱感泣。閨闥嫠婦亦何知。瀝血投詩干

記室。葬邱。莒父非荒城。勿輕談士棄儒生。憤王墓下馬猶倚。寒號城邊雞未鳴。巧匠亦曾顧樗櫟。芻蕘之詢或有益。不乞隋珠與和璧。但乞鄉關新信息。靈光雖在應蕭條。草中翁仲今何若。遺民定尙種桑麻。敗將如聞保城郭。嫠家祖父生齊魯。位下名高人比數。當年稷下縱談時。猶記人揮汗如雨。子孫南渡今幾年。漂零遂與流人伍。願將血淚寄河山。去酒青州一杯土。

感懷

窗寒敗几無書史。公路生平竟至此。青州從事孔方兄。終日紛紛喜生事。作詩謝絕聊閉門。虛室香生有佳思。靜中乃見吾真吾。烏有先生子虛子。

易安近體詩亦傳數章。撰錄數首於下。

皇帝閣

日月堯天大。璿璣舜麻長。或聞行殿帳。多是上書囊。莫是黃金簟。新除玉局牀。春風送庭燎。不復用沈香。

絕句

生當爲人傑。死亦作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
題八咏樓